

城頭變幻二王旗

● 朱學勤

盧梭的話有很多，我都不太同意。但是有這麼一句，漂過二百年時空，兀然插立在這裏，使我不敢繼續批判。二百年前，那句話批判凡爾賽文人的虛空，引起過啟蒙運動的分裂。他說，那群人是「生活在別處」(Toujours hors de lui)！

二百年後，我覺得奇怪，只要是文人，哪怕生活在中國，「生活在別處」這一古老而時髦的陋習，一點沒改。

「生活在別處」最時髦的樣式，就是使用西方的「根」。

他們不可能生活在別人的問題裏，卻能夠生活在別人的話語裏。這也成了一種活法。然而，能夠移過來的是能指，不能移過來是所指。他們拚命用隔壁人家的能指，來扣合我們家裏壇壇罐罐的所指。有時不小心玩出破綻，被人戳破西洋鏡，就惱恨聽眾不懂「後現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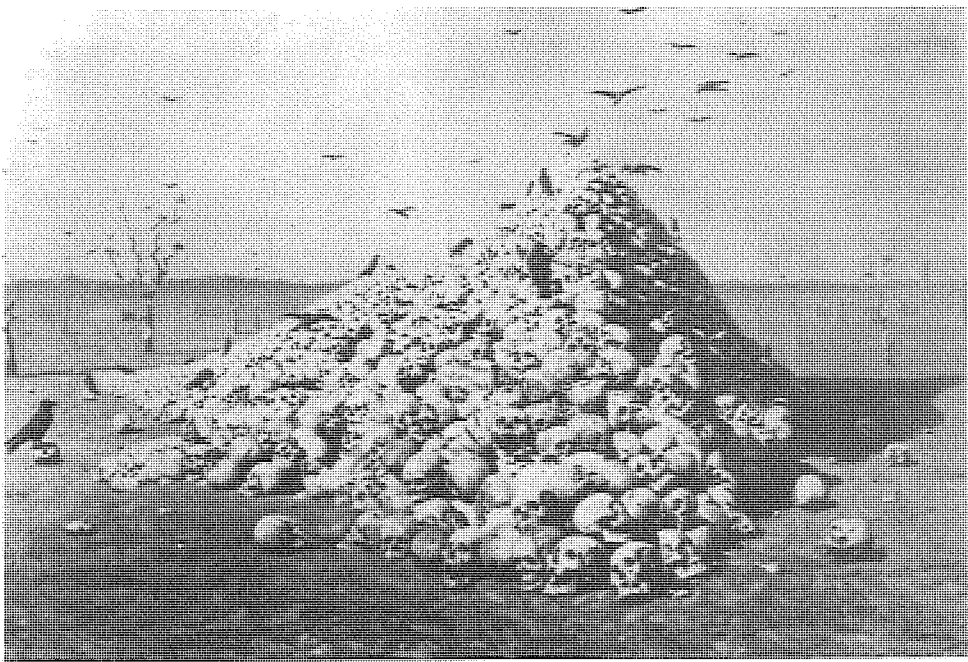
我讀「後現代」，如讀用中文寫成的洋碼文字，或是用洋文寫成的甲骨

文字。你見到過電腦屏幕上突然出現的那種惡性字體嗎？原有邏輯被破壞以後，漢字偏旁部首惡性拼接，中間夾有亂七八糟的機械符號？

「後現代」的某些狀況，確像一部使用海盜版軟件的電腦。一旦軟件出錯——而大陸偏偏流行海盜版軟件，這類軟件的特點就是經常出錯——屏幕上就會出現那些讓人難以辨認的符號，我稱之為「洋碼甲骨體」。

我們曾經有過一次荊軻刺孔子的喜劇——文化熱大討論。現在恐怕要有一場荊軻刺瓦德西的滑稽——後現代第三世界反第一世界的話語起義。說起來都有點繞口，故而使人想起義和團咒語，有一點像扶清滅洋。

對於這場「後現代」話語起義，其實不必認真。你只要看一看「後現代」陣營是在痞子文學的大旗下安營紮寨，頓時就能明白。那是一種包裝，骨子裏比前現代還要前現代。在本土具體環境裏，「後現代」的話語，哪裏



找得到與現實生存狀態接榫的邏輯接口？如有之，只是一種形而下的前現代生存技巧。

對這種生存技巧說得最早因而也說得最好的，是凡爾賽的前任文化部長。他用那口凡爾賽的辯證語言說，這叫「既不違背四項原則，又能順應市場經濟」。真是見道之語。除此之外，你還能想得出甚麼語言，能如此透徹地道破形而下前現代痞子文學與形而上後現代話語在表面「佯痞」或表面「佯洋」的掩護下，骨子裏算到家的那種政治滑頭與經濟盤算？部長最近聽到一些批評，肝火較旺。他撰文反駁批評者是「黑馬」之下的「黑駒」，「黑馬」就是劉曉波，早已被清算，「黑駒」下場可想而知，因為殷鑒不遠。

以被清算者比附當下的批評者，說四十歲的黑馬下出了一匹三十歲的黑駒，這話實在有傷忠厚。可是部長成天念叨人們要學會「幽默」，學會「幽默」的「智慧」，看來這就是凡爾賽

式的「幽默」，凡爾賽式的「智慧」。除此之外，世紀末的文壇景觀還有甚麼可記？只有前任文化部長與現任地攤盟主結盟，也許是這塊土地最有觀賞價值的世紀末景觀，富有「後現代」魔幻色彩。它能刷新世界文學史上的有關紀錄，它能让諾貝爾獎評審委員跌落眼鏡，看看這塊成天吵嚷着要獲獎的土地上長出了一簇多麼稀罕的植物。

世紀末的文壇出現「二王」現象，如此活寶，真是這個世紀的最佳總結。大概也只能這樣總結，才能清楚地標示出，經過漫長風雨的沖刷，這塊土地上的文化含量還剩下多少。

在這塊土地上如何智慧地生存，屬一種秘密技巧，即中國人視為珍密的「策略」。世故與策略，是中國人的又一「房中術」，它的快感是隱密型的。它使它的主人竊喜為得技，只能與幾個燈下密友掩口竊笑，秘密分享。凡爾賽的文化層就浸淫在這一小

口齷齪的酸水裏，接受它的秘密保護，接受它的秘密腐蝕。

本來就未崇高，又何必「躲避崇高」？「學問不多，智慧不少」，當然就該學習這種生存技巧。然而，精神這個幽靈對人的要求卻也苛刻。徜徉在它的外圍，它允許你渾沌，允許你遊戲，允許你插隊夾塞，見一個攤頭擺一個籃頭。再往裏走，就開始出現這樣的要求，要求你單純，要求你透明，要求你撤回在其他攤頭擺着的其他籃頭，一句話，容不得兩面取巧，八面玲瓏。所以，巧僞人能撈盡世俗的名利，卻登不上精神階梯。

這塊土地上的聰明人都已學會世故，因此這塊土地只能盛產油頭滑腦。最後甚麼都沒有，但可以捧着這點油頭滑腦去領獎，而且是諾貝爾獎。

如此熱鬧的話語世界，當中偏偏有一個現在時語態的缺席，這件事本身就令人驚奇。前現代的生存技巧，套上「後現代」的符號面具，當中恰好遮蔽那個現在時語態的缺失。所以，不僅僅是符號上的提前消費，這是話語世界的一場應時騙局，一場有意與無意巧妙結合的應時騙局。

想一想他們為何害怕魯迅——「不能再有魯迅！」也許能恍然大悟。那個紹興倔老頭，被這塊土地咬過一口，所以就反咬住這塊土地不放。他的現在時語態成了當今文學大師心病，驚心裂膽，緘口不言：

比如他用一個「瞞」字一個「騙」字，道破一部中國歷史的真諦：

比如他說「將屠夫的凶殘，化為一笑」，道破名士賢達的閒適心態：

比如他用「既幫忙又幫閒」，點破

文壇上那些永遠閒不住的背影……

距今七十年前，老頭提出過一個很不討人喜歡的論斷：

中國的文人，對於人生——至少是對於社會現象，向來就多沒有正視的勇氣。

此前三年，這個不討人喜歡的倔老頭還在文人好世界裏戳過一個更大的窟窿：

即小見大，我於是竟悟出一件長久不解的事來，就是，三貝子花園裏面，有謀刺良弼和袁世凱而死的四烈士墳，其中三塊墓碑，何以直到民國十一年還沒有人去刻一個字。凡有犧牲在祭壇前瀝血之後，所留給大家的，實在只有「散胙」這一件事了。

老頭死了近六十年，還有甚麼可怕的呢？早該到了「散胙」的時候了。

人是需要自欺的。要騙人，首先要瞞自己。人們抱怨街上都是騙子，其實更多的騙子就寄居在人的內心。人的內心——調用張愛玲的語式——是一襲華美的袍，袍上爬滿了虱子。

一般而言，文人雅士的內心虱子要比老百姓多那麼一點，因為他們離不開「瞞」與「騙」。比如瀟灑、超脫、閒適這類美麗符號，就是為文人雅士內心準備的虱種。文人雅士經常舔惜內心那張華美皮袍，把它弄得又濕又暖，故而那些虱種特別喜歡爬上那張皮袍，並以驚人的速度在那上面迅速繁衍開來。

魯迅死於二戰前夕。這是他一生

不幸的最後大幸。如果讓他目睹那場災難，我相信這個想不開的老頭只有自殺一途。

那場災難讓人類蒙羞含垢的紀錄，不是廣島，而是奧斯威辛。幾千年文明進程在改善人性凶殘方面的記錄，千年一線，命若游絲，不堪一擊。

想想奧斯威辛，就可以看出有我的那些同行參與製作的關於文化超越這類精緻的神話是多麼蒼白。二戰前德國的文化與教育走在世界的前列。正因為如此，我們看到了在日本看不到的辛德勒式的特殊拯救——出於人性，或者如施道芬格那樣的古典貴族式謀叛——出於文化教養的尊嚴。但是相對於被成功編織進幾百萬納粹軍隊參與集體屠殺行為的德國青年，這樣的個人行為，幾乎於事無補，相對於集中營被殘害的七百萬猶太生命，這樣的高貴事例，則是杯水車薪。

無數隻有教養的手指，一分鐘前在鋼琴上彈奏柔情的小夜曲，下一分鐘則可以毫不顫抖地按下毒氣室煤氣開關，哪怕毒氣室裏的人群中恰好包括那首小夜曲的作者。所以，奧斯威辛的鋼琴聲天天不斷，奧斯威辛的煙囪口天天在冒煙。

他們在圍着一口井跳舞，跳出了各種花樣，頻繁更換舞步。沒有人向那口骯髒的井裏吐一口唾沫，甚至不敢向那口井裏張望一眼。

為了不讓舞蹈者偶而走神失足，發生不必要的麻煩，他們近來乾脆製作了一個精緻的井蓋，把井口蓋了起來。未必有人要求他們這樣做，這是他們出於凡爾賽式的自覺。

我卻看見井蓋縫隙冒出縷縷青煙，一批又一批人靈魂出竅，化為一縷青煙，就在井口上方的煙雲中舞蹈。

還記得原子核爆後的壯觀情景嗎？第一批人當時即隨訇然一響，就地倒斃。第二批人則延緩片刻，死於核輻射，臨死前動作變形、表情誇張，故作嬉戲超脫。第三批人則拖得更慢一點，死於核污染、靈魂先濺上一點核爆塵埃，然後逐漸蔓延，至局部，再至全部，直至大腦死亡，卻還剩下四肢尚在煙雲中舞蹈。死亡過程非常漫長，幾乎與人類進化的節奏一樣拖沓。由於節奏拖長，肢體動作獲得了特別優美的視覺效果，慢動作，近乎舞蹈，可以讓人遺忘這是死者的舞蹈，為了慶祝他們的靈魂出竅。就用部長大人自己的話來說吧，這叫「活動變人形」。

井口邊的舞蹈越跳越歡。既然已經穿上了那雙着了魔的紅舞鞋，那就跳吧，擁着滿心滿肺的虱子，還有那一小口齷齪的酸水，繼續跳下去吧！

城頭變幻大王旗。不，二王旗。

朱學勤 歷史學博士，現任上海大學文學院副教授，著有《道德理想國的覆滅》及論文多篇。